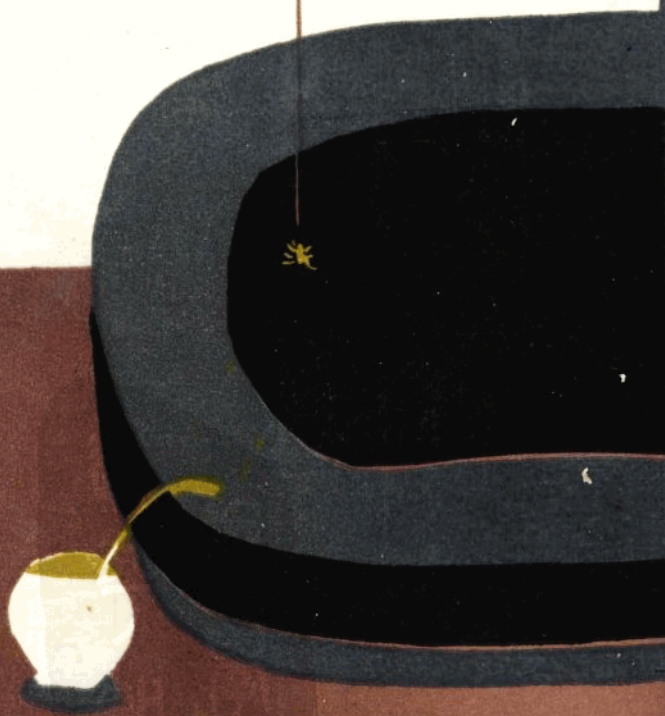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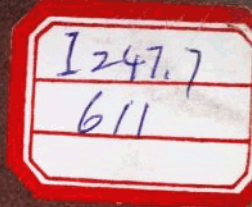


巨 砚

李平易





文学新星丛书

第十辑

(以发稿先后为序)

阿 成：年关六赋

李平易：巨 砚

毕淑敏：昆仑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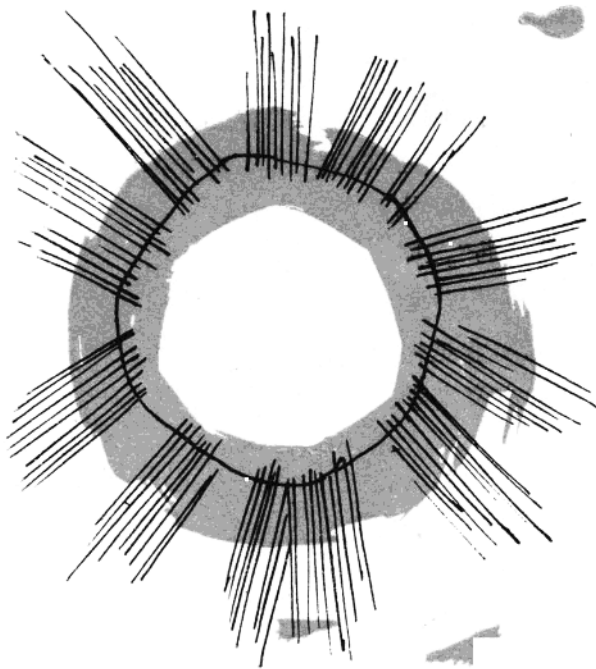
彭东明：大日子、小日子

雷建政：劫 道

ISBN 7-5063-0438-4/I·437 定 价：3.70元

李平易

巨 砚



作家出版社

巨 砚

作者：李平易

责任编辑：白连国

责任校对：马云燕

装帧设计：唐伟杰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960 1/32

字数：150千

印张：8.875

插页：6

版次：1991年9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7-5063-0438-4/I·437

定价：3.7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出版说明

文坛时有新星升起。一批思想锐敏、艺术个性独特的青年作家，近年来创作了大量别开生面的优秀作品。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希望。为扶植新人，繁荣创作，我们特分辑出版这套均系青年作家第一部佳作的“文学新星丛书”。愿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能为文学新军的崛起和壮大，起到铺路搭桥的作用。我们的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我们深信，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必将迎来一个群星灿烂的新时代。

作家出版社



李平易漫画像

李本深 作

小 传

李平易，一九五六年十月生于安徽省歙县，无可比拟的黄山和触目皆是的近古遗物都是那方土地的骄傲。幼时由身为异乡人的母亲抚育，小学未毕业随十六岁只身插队的兄长往大山深处，三年后在那里重新入学，七四年初中毕业后即以能自食其力自豪。七七年替母任职小学教员，同年考入徽州师专中文系，毕业后教过中学，当过记者、机关办事员，现为黄山市文联创作员。读书时写过几首短诗，八四年发表小说，时作时辍、屡得热情编辑鼓励，现竟以此为主业。《巨砚》被《中国文学》英文版译载。八八年十月至北京鲁迅文学院就读于创作研究生班，学到不少有用无用的知识，也进一步体验了为文困难，做人更属不易的人生常识。

序

陈 墨

记得有人说李平易的小说属于“寻根派”或“地域文化派”；又有人说他是“写实派”或“现实主义”的；有人说他是“先锋派”作家，又居然有人说他的作风像是传统的“老派”……闹来闹去也实在闹不清楚。李平易也说他自己闹不清楚，他也不想闹清楚这个。评论家高兴说他是哪一派就由着他们说，你可以说他是一个随和的人，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固执的人，他并不反驳你的意见，但小说还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写。

给作家作品套上些什么“派”与什么“主义”的标签，那是评论家喜欢干的事，不少评论家以此为生。既然以此为生，那就会有挂羊头卖狗肉以及拉起黄牛当马骑的事发生，好在大家都学会了“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的法门。

李平易在1985年以短篇小说《巨砚》而让人注

目，难怪就有人断定他是寻根人，1985年可是寻根年哪。“地域文化”云云，也许不无道理，李平易生于斯、长于斯的皖南徽州，正是徽墨、歙砚的故乡，是文物的海洋，是诞生过朱熹、戴震、胡适、黄宾虹等许许多多学术与艺术大师的地灵人杰之地。这块地方可是有得“吹”的，随便抠出个名字来便能吓你一跳。更何况还有盛产奇松、怪石、云海、温泉以及传奇的黄山——交待这些李平易生活与艺术创作的背景，或者能使人产生许许多多的联想，至少会明白李平易为什么会以“文房四宝小说”来“起家”吧。

然而不能。你的想像是一回事，而真到了那块地方则又是一回事；你去那儿观光旅游是一回事，而在那儿生在那儿长又要在那儿老则又是一回事了。李平易还不老，唯其如此，他才对那些阴森古老的房屋，那些窄小的窗子，那些祖宗留下的宝物，以及那些似死似活半死不活的古董人们……有着他现在这样的特殊的复杂的感受。他把这些感受写进了自己的小说，这就成了《巨砚》、《断墨》、《白纸》、《空笔》以及《Gb一号衍生的故事》等等。在这些小说作品中，每篇里面都有一件古董，同样每篇里面都有一个（或一群）身体或精神残废的老人，每篇都是“物”对于人的压迫和统制，每篇都有“过去的光辉”对现在的生活的虚幻的照耀……每一篇都像是一个寓言，每一个寓言都是作者的愤怒与反叛的

警示，每一个警示都像一个梦魇，每一个梦魇又都正是最平常不过的生活与人生。

李平易在小心翼翼、诚惶诚恐、又愤怒又忧伤地叙述着这一块古老土地上生长着的真实的故事。他把自己隐藏得很深很深，所以他的小说乍看起来像是传奇，再看下去则是真实的人生场景，再往下看是一些隐喻与象征，最后才是他对这些生活和梦魇的感受以及他对这些梦魇与生活的忧郁的激情。

《红坟》是这一系列故事的结束，是一个新的故事的开始。那片鲜花与晴空装点着的坟地上，举行过最后的祭奠，而那个新生的精神的孤儿则开始了他的崭新的漫游。

我想我能理解李平易。对这块土地、这块土地上的所有的故事，怎一个“恨”字了得！说穿了，这还是他的可爱的故乡。他无法给它装点虚伪的欢颜，指引它诚实的希望，可是既然有年年梨花雨麦黄风，既然有月月的晴江日出雾散青山，既然有日日的炊烟夜夜情话……这就是生机。疼痛就不是麻木，生命拒绝绝望。李平易不是一个制造预言的巫师，而是一个饱含着然而深藏着生命爱情的作家和智者。

寻找“徽州魂”，重建“徽州梦”，这仿佛是作家自觉承担的义务。其实他一开始就是“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只是李平易一向寡言少语，有着十足的徽州人的智者的内向，任何

喜怒哀乐难以见于颜色。这使李平易的小说格外的“平易”也格外的深邃；他的小说也好看更耐看。

《八八年乡村纪事》是李平易小说创作的第二个高峰，也是他创作深化与转向的一个新的标志。李平易不再谨守那“不言自我”以及“不露声色”的固有的原则，开始叙述他自己的故事，开始用艺术家的眼光透视自己，开始把自己当成“标本”，写下了一系列的关于紫砂河边的故事：中篇小说《荒亭》、《留梦的银尘》，是其中的厚重之作。李平易的“自我表现”既不是一种时髦更不是一种炫耀，不是一种调侃与自我解嘲，也不是不关痛痒的“第一人称”。我知道被环境与自我禁闭了三十余年的难言的心事，一旦现于笔端，这对于李平易来说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不平常多么的不容易。这像是一次又一次的招供又像是一次又一次的审判，像是一次又一次的肢解一次又一次的缝合。他和我们一道走进一个比所有的梦魇都更幽深更黑暗也更可怕的梦魇。他真的是在呕心沥血而不仅仅是在写作……

从1985年到1990年，高产的作家大约能写出数百万字吧。而李平易则只写了约五十万字。李平易的小说写得少，那是因为他确实精益求精。这一点我们不难从他的集子中的作品里看出。

还记得《巨砚》一发表，不少评论家撰文评述这篇“关于老人的秘密”的优秀作品，不少读者也以为这篇小说出自一位修养高深的老作家之手。看它老

练精到，浓后之淡，巧后之朴，一派炉火纯青的从容，难以想像这居然是李平易的成名之作。又有人担心李平易起点太高，难以为继……这些都说明了一些问题。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李平易不仅“继”了，而且还越写越“高”。终于有了这个小说集。

按顺序去读的读者朋友，不难看出李平易在不断地“变法”。这不仅表现在他的小说主题的演变上，而且也表现在他的小说形式的变更与小说技巧的创新上。“文房四宝”是那样从容雅致、空灵隽永，《红坟》是那样精巧细密，而《八八年乡村纪事》竟是那样的热烈奔放；那种李平易特有的老到精练，到了《荒亭》竟也一变而成洒脱与反讽……

一方面，显然是李平易在不断地汲取各种新的技法经验，并且随着其小说视点与主题的变化而造就其相应的形式；另一方面却也是万变而不离其宗。李平易的小说观念与形式当然会有我们所能看到的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他的美学追求及其艺术风格却基本上是始终如一的。那就是“发纤秣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从容诚朴、大度如常。为文如斯，为人亦是如斯，否则就不是李平易了。

最后，我没有、也不打算对李平易的作品进行具体的分析评述。我觉得那是读者诸君自己的事。既有李平易小说集一册在手，又何须我在此罗嗦。

1990.11.22 子丑之交 于北京四道口

目 录

序.....陈 墨	1
巨 砚	1
断 墨	18
白 纸	34
空 笔	47
红 坟	60
二炳奶奶的手	70
Gb一号衍生的故事	80
八八年乡村纪事	149
荒 亭	211

巨 砚

古董师终于又来了。当然是为巨砚而来的。她谛听着那个已经熟悉了的声音：声音由远而近。穿过长长的巷弄，踩上那块爱晃动的石板，由脆脆的一鼓作气转成拖拖沓沓的迟疑，紧接着又坚定不移地走了进来。每次都是这样。端午节快到了，古董师的足音挟带着强烈的阳光和热风。从清正堂破败的前厅到最后一进屋，足有五十米，走到里面，古董师身上那股阳光的气息也被两旁幽暗的墙壁吸收殆尽了。但就是剩下的那一点点，离她两丈远坐着，她还是能闻到。她觉得眼前亮闪起来。事实上，她能清晰地辨别越过一个又一个门槛，转弯抹角闪进屋里的外面的气息。梨花雨，麦黄风，她自信能闻得出成色。自从瘫在床上，能看到的東西实在太少。房里很幽暗，狭长的窗棂上糊着的旧报纸，早已发

黄，又停了厚厚的灰尘。灰厚处坠开了一些裂缝，要到近午十一点光景。阳光移到窗子上，才能透过裂缝，斜伸到床上，与她眯成一条缝的眼睛对接。她嫌这光刺眼，转过身睡，只让无数的尘灰在那几束窄窄的光带中跳舞。有时她想，瞎了或许倒清闲些，睡得安心些，盼着眼中的白内障快快长大。但听到古董师的足音，就没了那份心思，两眼放出光来。

古董师很聪明，而且，泻水置平地，南北东西流，无论哪条道上，他那份灵性都能跑老远。自从他七拉八扯揣来一个证，这一带看得见的古董都叫他鼓捣得差不多了，现在他正朝人家有意深藏的东西进攻。他自信而执著，总有一天，古董师要变成古董王，至少在这一带出个名。那巨大的砚石是他成功的拦路石。他记不清是第几次来了，但他相信能搬走它，变成他事业成功的铺路石。

他每次都乘她的侄媳妇不在家的时候来。虽然那侄媳妇出名的贤慧、孝顺，如亲生女，他却知道老妇人存有戒心。侄媳妇不在家的日子天气总要出奇的好，非但侄媳妇，大房子里其他健壮的大人小孩也到田野里去了。

“砚床，卖了吧。这回我再让你一个价，得了钱你可以到上海看医生。”

她坐在一只很小的红木方凳上，蹭到房门边，主要靠手的力量。如同徽州所有有教养的妇道，尽

管瘫成这样，她总不愿失去待客的礼数。“茶就请你自己斟了。”一绺枯干的白发，很长，从左耳轮搭拉下来，本应该是盘在后脑的。

“不要一来就说砚呀石的，我的古董够你收的。说点别的。”她竟有点讨好地笑笑。五十五岁睡歪的脸，勉强装出的笑自然很难看。

说点别的，别的你不懂。我早不是偷偷摸摸的了，我怀里有证，还是文物商店和博物馆下了聘书的特约收购员，支一份年薪。你这大砚台由外贸公司转手，送往出口展销会，开价不会低于一万，更大的名声。要给博物馆看中，弄到省城。我娓娓道出来龙去脉，会更加热闹。要说外面事，我都迷糊，你瘫了三年，只以为我是痴人说梦。

“哦，外面，麦快割了，好年成，茶叶价钱大，山里人发财。这村里前街又多了两家小店。世上事是越发说不清，钱越来越干净了。路上碰上一圃耘田莓，漆乌生甜，你尝尝味道。”讨她好地递过去，心不在焉地说，只望着堂下的砚床思忖：总会搬走你的。

砚床就睡在那里，两块琴石架着。四尺长，两尺五寸宽，八寸厚。一底一盖，衔得紧密。外行佬看着只是块青石，不过做得精致些。内行如果初次见面，也不会经意，因为天井上又添了瓦，太幽暗，看不清楚。她来到吴家时，砚床就这样放着，从不曾掀开盖看看里面是个什么样子。从丈夫绝意进取，

淡泊于一名美术教师后，婆婆就叫人把它盖上了。六月天，丈夫喜欢睡在硯床上，不够长，就脚下搁只竹椅。从前，大房子里人人都想在大热天来硯上坐坐。吴家其他几房败得早，三代前长衫就换了短褂，婆婆曾说正是种田佬的猪粪味儿冲掉了灵气。当初，丈夫硬要她坐卧，夜深无人时，还硬要两人局促地同睡在上面“赖凉”。当然要抱得紧紧，手动一动都得打招呼，不然两人会一起滚下地。开始她坐上去顿觉凉气直冲脑顶，毛孔收缩，光滑皮肤凭空起了皱，关节也冻住了，冰得人忘了世上还有三伏。她禁不住想，或许这硯里真装着千年不化的冰块，丈夫自然笑说没有。但她坐上三回，就当作极可爱一张凉床了，天一热就粘乎上。她使吴家绝了后，现在又得偏瘫。人们都说是这屋子阴气太重，硯床阴气太重。

硯床就睡在那里。古董师不来，她回忆起往事，总是模模糊糊的。古董师一来，张口说硯，往事就一件件明晰了。他来意不善，是要买走它，还想贱买，连同她的往事，这她很清楚。心里装着块沉甸甸的石头，总还有所牵挂。卖掉它，古董师自然不会再来，她也就什么都没有了。

她认识几个医生，知道这病是难治好的。

“这块石头，你要它干什么？门口青石凳有的是，五百块钱够你看病了。”

“我这病是不用操心了。”她又笑笑。这回笑得